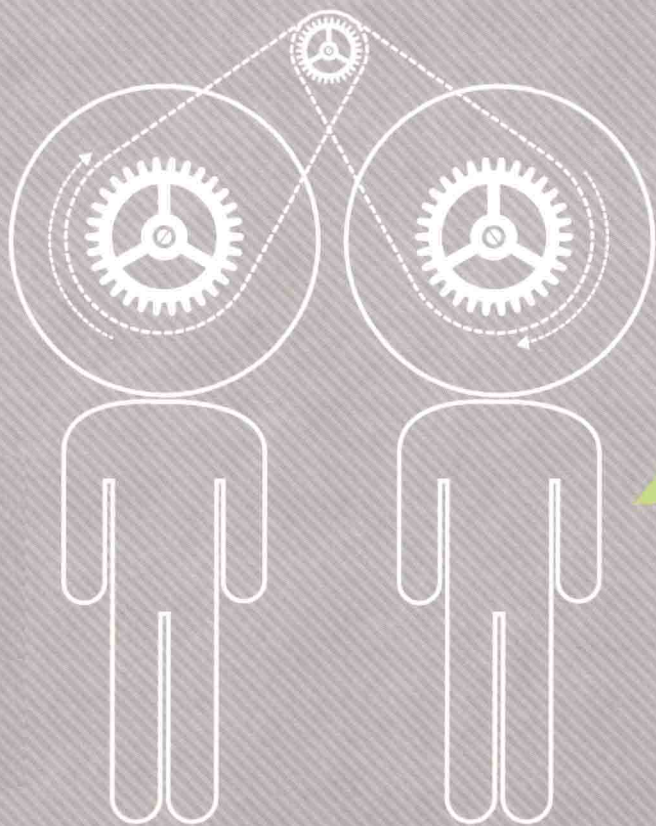


第六日译丛

共情时代

一种机制让“我”成为“我们”

[荷] 弗朗斯·德瓦尔 著
刘旻 译



第六日译丛

共情时代

[荷] 弗朗斯·德瓦尔 著
刘旻 译

CS K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共情时代 / (荷) 德瓦尔 (Waal, F. D.) 著 ; 刘旸译.
— 长沙 :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4. 7

(果壳阅读·第六日译丛)

ISBN 978-7-5357-6582-6

I. ①共… II. ①德… ②刘… III. ①认知心理学—
通俗读物 IV. ①B842.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46973 号

The Age of Empathy: Nature's Lessons for a Kinder Society

Copyright © 2009 by Frans de Waal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英国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
获得本书中文简体版中国大陆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0-088

果壳阅读·第六日译丛

共情时代

著 者：[荷] 弗朗斯·德瓦尔

译 者：刘 旸

责任编辑：孙桂均 吴 炜

文字编辑：唐北灿

出版发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天猫旗舰店网址：

<http://hnkjcs.tmall.com>

邮购联系：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原厂联系)

厂 址：宁乡县金洲新区泉洲北路 100 号

邮 编：410600

出版日期：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印 张：10.25

字 数：227000

书 号：ISBN 978-7-5357-6582-6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献给妻子凯瑟琳,那个带给我欢笑的人

译丛前言

从一个单细胞，变成由上万亿个细胞组成的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运动系统、内分泌系统、生殖系统和泌尿系统等系统协同运作的联合体，这当中包括一颗要持续跳动几十年的心脏，加起来长达十万千米的血管，一个会思考观察、具有语言能力、能产生各种情绪的大脑……需要的总时间为40周，或者35亿年。

地球上的人类，或者更准确来说，智人（*Homo sapiens*），就是这么一种看似颇费周折、事实上也的确是费尽了周折才生产出来的事物。

而且，直至其出现以后，真正的麻烦才算到来，因为他们会不停地问：人是什么？人的目的是什么？这当中以一位叫做康德（Immanuel Kant）的追问最甚。

该类问题的回答，历史上存在无可计数之多种，规模堪比银河中的星星。

有一位叫做刘易斯·托马斯（Lewis Thomas）的，为“人的目的是什么？”提供了其中较为详实、听上去还像那么回事的一则——“我们（人）的处境或许和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我们有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取并输

送能量，照着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做一定量的装饰，甚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传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不过关于“人是什么？”的争吵才是真正厉害而弥久未息的。远者，有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关于性别二态性、杂交与杂种不育及人类起源诸问题的信件往来交锋；近者，有斯蒂芬·杰·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和克林顿·理查德·道金斯（Clinton Richard Dawkins）在自然选择的作用层次、进化是否具有进步性等方面的唇枪舌战。

在丰富的人类生活场景中，这些生气勃勃的争论是劳作之余不可多得的好调剂，甚至，也逐渐成为了劳作本身。有无数总称为“科学家”的人为此一路践行，发明各种方法，致力于找到我们感官、功能、情绪、情感的起点和路径，用实际行动响应当年苏格拉底的号召：人啊，认识你自己。

其中更有一部分，留下了以优美文字来精心书写的卷宗，于浩瀚书海中闪闪发光。从今日始，果壳阅读携手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将它们陆续搬运到中文世界中来，以飨读者。丛书命名为“第六日译丛”，取上帝第六日造人之意。

小庄（果壳阅读主编）

2013年5月

致谢

十年来，我一直关注共情和信任在动物及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并终于完成此书。（本书正文中插图由作者亲自绘制。——编者注）这本书里凝结了很多人的努力，我想向他们表达深深的谢意，尤其是这些年来参与过我实验室研究的学生、实验员，以及其他科研同行，即位于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埃默里大学耶基斯国家灵长类研究中心现存演化联系中心（Living Links Center，研究人和其他灵长类在遗传学、解剖学、认知及行为等方面的相似性）的研究人员。我要感谢同我并肩钻研的合作者、同事，以及帮我阅读本书草稿的朋友，他们给我提供了宝贵的观察结果和意见，还为书中引用的语言出谋划策。感谢 John Allman, Filippo Aureli, Christophe Boesch, Peter Bos, Sarah Brosnan, Devyn Carter, Marietta Dindo, Pier Francesco Ferrari, Jessica Flack, Robert Frank, Amy Fultz, Beatrice de Gelder, Milton Harris, Yuko Hattori, Victoria Horner, Scott Lilienfeld, Charles Menzel, Alison Nash, Mathias Osvath, Susan Perry, Ing-Marie Persson, Diana Reiss, Colleen Schaffer, Anindya Sinha, Susan Stanich, Benjamin de Waal, Polly Wiesner, 和 Tiffany Young。

Toshisada Nishida曾邀我去他位于坦桑尼亚马哈尔山的营地；我去泰国观察大象时，Joshua Plotnik和 Richard Lair对我

给予了盛情款待；Maria Butovskaya 安排我参观了莫斯科国家达尔文博物馆不公开展示的部分；Emil Menzel 亲切地接受了我的采访，谈论他从前做出的前沿性研究；刚刚故去的 Wim Suermondt 教我绘画；Stephanie Preston 更是协助我归纳出了共情机制的核心观点。我对以上各位致以深深的感谢。

我的研究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埃默里大学的资助，以及私人资助。感谢我的代理人 Michelle Tessler 的长期支持，感谢 Harmony 出版社的 John Glusman 的鼓励和对全文的仔细阅读。

一如既往，我的第一位读者是我的妻子 Catherine Marin，她确保全文通顺并易于阅读。正是因为她的存在，我的生活才充满阳光和希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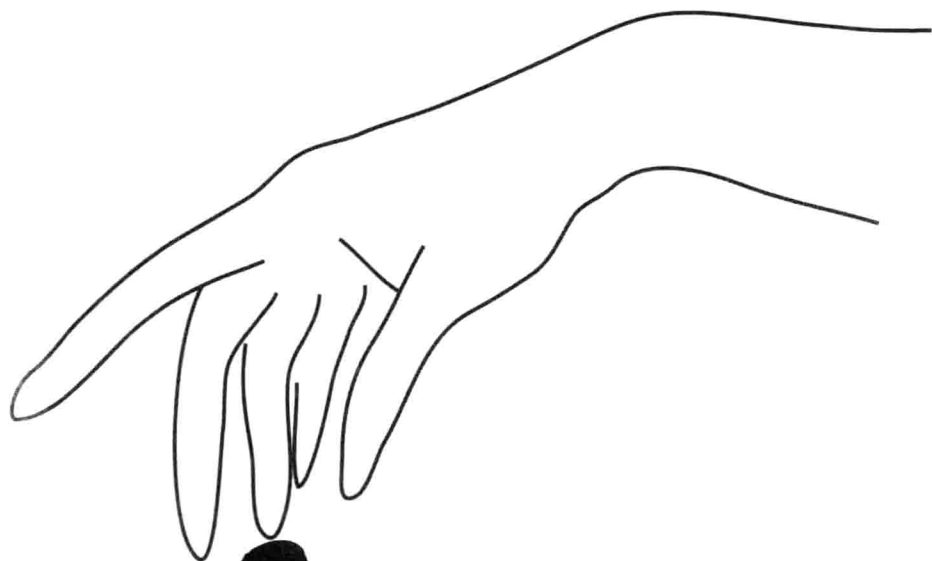
“贪婪”的时代已经过去，“共情”正变得越来越重要。^{ix}

2008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接着，新总统上台。接二连三的大事让美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多数人输得一贫如洗，像经历了一场噩梦；少数人赢了钱，不顾他人死活，得意洋洋地拂袖而去。这个“梦境”似曾相识。25年前撒切尔-里根的涓滴经济学（即里根经济学，里根政府认为，经济救济不是救助穷人最好的方法，应该通过经济增长使总财富增加，最终使穷人受益。——译注），以及后来人们对市场自我调节能力的过分信任，都曾把社会带入类似窘境。如今已经没人相信那一套了。

美国政治生活正迎来一个新纪元，它强调协同合作和社会责任。它关注的不再是我们能从社会中攫取多少物质财富，而是如何将社会力量整合在一起，如何让我们乐于在这个社会中生存。“共情”已成为这个时代的宏大主题，正如巴拉克·奥巴马在芝加哥西北大学毕业典礼上所言：“我们应该更多地看到，这个社会仍然缺乏温情……只有把你的小推车挂在一辆马力更强的机车后边，你才能明白自己究竟有多大潜力。”

通过这本《共情时代》，我希望向读者传达一种理念：能帮助我们完成这项进步的，恰恰是人类的天性本身。诚然，当我们从生物性的角度评判社会问题，我们往往基于人类自私的^x

属性；但我们不该忘记，人类天性中同时有另一些特质，将人与人紧紧凝聚在一起。这和其他动物群体中的凝聚力并无二致。动物也会同人一样，调整彼此的步调，协调彼此的行为，关怀弱者，帮助他人。因此，人对另一个人的感情能够感同身受，这种能力植根于漫漫历史长河。这便是我希望本书的名字能够传达出的另一层含义——脉脉温情的演化渊源。



CHAPTER 1

生物学：

自私

或

温存



目录

CHAPTER 1	生物学：自私或温存	1
CHAPTER 2	别样达尔文主义	31
CHAPTER 3	身体的对话	53
CHAPTER 4	设身处地	95
CHAPTER 5	屋里的大象	133
CHAPTER 6	公平即合理	179
CHAPTER 7	弯曲的木材	225
	注释	251
	参考文献	280
	索引	304

政府本身不过是人性集大成者罢了。

——詹姆斯·杰弗逊， 1788

我们是我们兄弟姐妹的守护者么？我们应该做他们的守护者么？如果答案是肯定的，这项使命会不会和我们自身的生存使命相矛盾？毕竟从经济学角度来讲，人活着就是为了生产和消耗，生物学家也说，人类应该致力于生存和繁殖。两个学科的措施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并非巧合，因为它们孪生于英国工业革命时期。两者遵循的都是“竞争有益”的逻辑。

然而就在早些时候，在与英国毗邻的苏格兰，却诞生了大相径庭的思想。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即对个人利益的追求需要顾及他人情感。这本著作的知名度当然比不上后来的《国富论》，但开篇那段话却赢得了广泛的知名度：

人类或许真的非常自私。尽管如此，他的天性里明显²还存在另一些特质，让他去关注他人命运，甚至为别人的幸福感到满足——哪怕自己除了观者的快感一无所得。

法国革命者讴歌“兄弟之爱”；美国前总统林肯呼吁“充满温情的伙伴关系”；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热切赞许同情之心，将之誉为“健康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元素”。但诚如他们所说，人们为什么时常挖苦那些心软的人，奚落他们滥施同情或者感情用事呢？让我们看看 2005 年美国路易斯安那州遭受卡特里娜飓风袭击后发生了什么吧。当时美国人被突如其来的灾难搞得人心惶惶，一个有线新闻台做了一期节目，质疑宪法中究竟有没有保障灾难救援的相关条款。节目请来的一名嘉宾立场鲜明地表示：他人疾苦，与我无关。

飓风引起路易斯安那州大坝决堤。事发当天我正巧从亚特

兰大开车去阿拉巴马州的奥本大学做讲座。我去的那片地区损失不怎么惨重，只是倒了些树。尽管如此，宾馆还是人满为患，灾民千方百计地把老人、孩子、猫啊、狗啊全塞进来避难。我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周围变成了动物园！当然这对一个生物学家来说也没什么新鲜的，不过你可以由此看出灾难有多严重。这些能挤进避难所的人还算幸运；扔在我门口的晨报上赫然印着灾民迫切的呼救：就这么把我们扔下不管，和禽兽没什么两样！这人已经被困在路易斯安那州体育场数天，没有吃的，也没有必要的卫生设施。

虽然灾民的抱怨天经地义，但他的话我却不能苟同，动物才不是抛弃同伴的无情畜生呢。无独有偶，我那次到奥本大学刚好要做这方面的演讲，我的观点是，人类“内在的猿性”其实并非普遍以为的那样冷漠和卑鄙；正相反，共情的能力深深植根于人类本性之中，让我们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感同身受。当然也不能要求人们随时随地和他人情感产生共鸣。在新奥尔良遇灾之时，成百上千的人带上各自的盘缠，开车扬长而去，将老弱病残抛在身后，任他们自生自灭。在某些地方，甚至能见到死尸漂浮在泛滥的洪水中，成为鳄鱼的腹中餐。

³ 但就在灾难发生后不久，深深的不安在全国弥漫开来，大量支援物资汇向受灾地点。人们不是没有同情心，只是比较后知后觉。美国人原本挺慷慨的，可惜从小受到错误信仰的教导，把亚当·斯密奉为经典，这位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相信自由市场中有只“隐形的”，可以解决各种社会困境。然而这次在新奥尔良上演了“优胜劣汰”的一幕，这只“隐形的”显然没能在灾难中阻止骇人情景的发生。

经济成功有时是以减损公众利益为代价的，这是一桩丑陋的秘密。其后果是造出一个巨大的、没人在乎的底层阶级。卡

特里娜飓风之灾让美国社会的这个弱点赤裸裸地暴露出来。在驱车回亚特兰大的路上，我突然意识到，“共同的利益”才应该是当前时代的主题。过去，我们一直将注意力集中在战争、恐怖袭击、全球化，和政治丑闻的细枝末节，却忽视了更宏大和基本的东西，那就是如何在保证经济欣欣向荣的同时，让社会充满人文关怀。后者在卫生保健、教育、司法领域都不可或缺；一旦发生卡特里娜飓风这样的自然灾害，更是至关重要。路易斯安那州大坝一直遭到严重忽视，直到决堤。洪水发生一周后，媒体伸出手指，忙不迭地点数罪魁祸首。工程师有没有失职？钱款有没有被挪用？总统先生怎么还不从他的假期里抽身回来？照我家的传说，手指头应该点在大坝里（在荷兰传说中，一个勇敢的男孩用手指堵住坝上的破洞，让村庄免于受淹。——译注）。荷兰大部分土地低于海平面6米以上，大坝神圣不可侵犯，政客根本没有发言权，也就是说水的治理权超越了国家职权范围，掌握在工程师和当地市民委员会手里。

这样一想，荷兰的做法其实反映了民众对政府的不信任。这种不信任并非针对大政府，而是由于社会中多数政客都目光短浅。

不断进化和进步的精神

你也许认为生物学家不该多管闲事。世界上还有这么多生物问题没有解决，小到象牙喙啄木鸟、灵长动物对艾滋病病毒和埃博拉病毒的传播，大到热带雨林消失，从猿到人的演化。我承认，回答这些问题确实是生物学家的责任，然而毋庸置疑的是，公众对生物学的看法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想当年，

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逊第一次展现动物和人类行为的关联，人们嗤之以鼻，如今这种情况一去不复返。大家已经能够更开明地接受人类同其他动物的相似之处，这让生物研究变得更为便利。所以我决定更进一步，看生物学能不能给社会带来一些启发。哪怕要趟政治的混水，也不必太过紧张；毕竟生物学早已同社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如今关于社会和政府的每项争论，都建立在大量对人性的假设之上。人们以为这些假设源自生物学事实，其实多数都是子虚乌有。

比如，人们热衷于各种公开赛，很多人把这个癖好归结为生物演化的结果。“演化”的说辞甚至出现在1987年的电影《华尔街》当中，迈克尔·道格拉斯扮演的冷酷无情的股市大亨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口沫横飞地讲出那臭名昭著的“贪婪宣言”：

问题在于，女士们、先生们，“贪婪”——抱歉我找不到更好的词，贪婪是好的，贪婪是正当的，贪婪有用，贪婪扫清障碍、摆平一切，贪婪，它是进化和进步精神的精华所在。

进化和进步的精神？为什么对生物的臆断永远是阴暗和负面的呢？社会科学描述人性时常常借用霍布斯的老话：人对他人像狼一样。这句话根本就建立在对其他物种的错误假设之上，在此基础上演绎出的对人类的描述当然也值得商榷。因此，生物学家解释社会和人性，无非老生常谈，只不过生物学不会去论证空泛的思想框架，而更关注实际问题，比如人类天性究竟是什么，源自何处；盖柯口中的“进化与进步的精神”，是否真的等同于贪婪，除了贪婪还有没有别的内容。

⁵ 法律、经济学，以及政治学领域缺乏合理的工具，因此这些学科的学生很难跳出局限，客观审视自己所在的社会，因为

无从对比。他们真该多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神经科学对人类行为的研究结果。这几门学科都向我们传达出同样的信息，人是群体动物：我们协同合作，对不公正的现象心思敏感；我们有时好战，但多数时候爱好和平。倘若忽视了这些人性特点，社会就无法理想运作。我也不否认人会为个人动机所驱使，所以我们才看重功名利禄，向往衣食无忧。社会同样不能回避这些人性特点。人有社会性和自私自利的双重面孔，然而问题在于，至少在西方世界，后者经常被看做人性的全部。因此我决定关注前者，包括共情能力，以及社会上人与人之间的紧密关系。

有些科研项目探讨了人类及其他动物利他性和公平意识的起源，已经得到了一些特别令人激动的结果。科学家发现，如果让两只猴子同工不同酬，受到不平等待遇的那只就会闹罢工。我们人类社会也是如此，工人宁可失业也不容忍分配不公。聊胜于无的道理谁都懂，但是猴子和人都不折不扣地违背着利润原则。这种抗议行为无疑说明生物看重奖励，同时也表明，我们对不公正的抵触是与生俱来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的社会正变得越来越缺少团结精神，可以想象这样发展下去，社会将充满阿谀曲从与暗箱操作。而基督教的古老价值观又提醒我们不能对贫病交侵的弱势群体置之不理，看来两种价值观要水火不容了。常见的出路是将罪责全推卸到受害者身上。如果“穷困潦倒”是穷人的错，其他人就可以大言不惭地脱离干系了。依据这个逻辑，卡特里娜飓风之灾过后一年，一位声名显赫的保守派政治家纽特·金里奇竟然要求开展调查，矛头直指那些没能在飓风中成功避难的人，称他们“没履行好公民责任”。

那些强调个人自由的人常把集体利益描述成浪漫和富有传奇